

行旅与光影

龚铁鹰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行旅与元好

龚铁鹰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行旅与光影 / 龚铁鹰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06-5101-8

I. 行… II. 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63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中铁物资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1/24 印张8.25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36.00元

龙兴 铁鹰

下过乡 做过工 当过兵
国际关系学出 法学博士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作者在法国塞纳河上(魏洪起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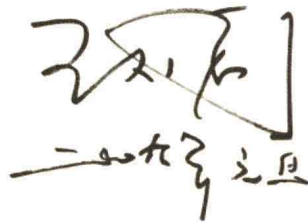
序

三十多年前认识了龚铁鹰，那时我们都是38军的“大兵”，都在师机关。我是拍照的，他是写稿的，虽行当不同，但都给《解放军报》投稿。记得他的名字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又是龙又是鹰，以后一定是个满世界飞的家伙，别看现在天天在营房里闷着，心早就跑了。

几年后我调到《中国日报》，再几年后知道他转业到了天津市，后来也做起了新闻工作，我们这对老战友又成了媒体领域的新战友，真是巧合出自缘份。

我多年拿照相机，很少动笔写，很多照片没有文字说明，只写上时间地点了事。可能是想说的已写在照片中了，就懒得再动笔。他多年写作，不知什么时候动了拍的念头，之所以要拍，一定是觉得言犹未尽，谁想拍起来竟一发不可收拾。现在相机很人性化，人人都会拍照片，以至于把它当回事，拍出好照片就不容易了。

铁鹰就不容易，不但真的满世界飞，而且又拍又写，图文并茂。他记录的每一个光影瞬间都蕴含着不可言传的意境，真可谓是行走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游吟诗人。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王文澜' (Wang Wenlun). Below the signature is a horizontal line.



目录

读书散记 2

宁静的喜峰口 4

蒋介石故乡溪口印象 5

夜行街亭 8

麦积山印象 10

离情洒满日月山 12

天津蓟县采风 16

古镇同里 20

承德行旅 24

丽江行旅 28

束河古镇 32

庆王及其府邸 36

荷兰花市 40

感受威尼斯 44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文艺复兴之城
——佛罗伦萨印象 50

驶向中国 54

感受丹麦王子的盛世婚礼 57

丹麦人鸟情 60

柏林墙——查理检查站 62

我在维也纳看音乐剧《芭芭瑞拉》 66

烟雨蒙蒙苏黎世 69

老照片续写新友谊 72

穿越黑森林 74

小事难忘 80

河之韵 82

感受欧洲人的休假 86

都市绿洲——国外森林公园一瞥 90

美国 1996 94

我在美国百老汇看音乐剧《演艺船》 98

罗托鲁瓦印象 101

库克石屋 104

中医中药在澳洲 105

敬畏 征服 和谐 108

海上仙境留尼汪 111

毛里求斯之旅 114

印度纪行 120

锡克庙与锡克教 128

印度司机拉克拉 131

尼泊尔散记 134

寻觅红河 141

丰碑与坟墓 142

新加坡的新闻管理 144

新加坡的车辆管理 145

新加坡裕廊工业区 146

狮城才俊 147

马六甲三宝山 148

访日散记（二题） 150

老龄化 新产业 155

松涛园里浓浓情 156

朝鲜纪行 158

釜山一瞥 168

济州岛游踪 172

导游小裴 176

感受韩国人的婚礼 178

韩国值得借鉴之处 181

动感韩国 闲适韩国 184

阻断与连通 188

香港金银业贸易场 192

香港组图 194

读书散记

读书记难

文革那年月，城里无学可上，我就去下乡。十五岁的年纪扛180斤麻袋上粮囤，我咬咬牙可以坚持，唯一觉得难以忍受的是没有书读。

冬天，正是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黑龙江兵团修战备工事，我们武装排去山里施工。或许是由于远离连队，无人再追查所谓“违禁”的书籍，各地的青年人将历经劫难保留下来的书带到了山里。像《斯巴达克斯》、《罗亭》……

白天，我们刨冻土、伐林木，晚上，十几个年轻人钻进帐篷，在灰暗的油灯下读书。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代的一幕：深夜，老林子里偶尔传来干树枝断裂的声音，帐篷里，用油桶改成的大火炉炉火正红，一个个年轻人不顾劳累一天后的困乏，忍受着包米面对胃肠的折磨，趴在大通铺上，贪婪地读那些破损的卷边的书。

书是要排队阅读的，由于我年龄最小，直到返回连队，我也没有读到那本《斯巴达克斯》。

后来，我去当兵。团队驻扎在望都县叫做“八里庄”的地方，出营房四野全是村庄，仍是无书可读。不久，我调到团政治处工作，那时已是七十年代中期，或许是“文化”的命革得差不多了，气氛变得稍稍有些宽松。终于，史书最先开禁了。当时，我们组织股股长是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人，对历史颇有兴趣，他给我授权，二十四史每出一套，股里就买一套。后来《资治通鉴》出版了，我们俩又专程去保定，每人买了一套。当时书价是三十元，要花去我们近半个月的工资，二十本书提在手里走街串巷，手都勒肿了，可我们却万分欣喜，因为手里提的是我们的心爱之物。

读书记趣

当时，还有一种书，书后都标有“内部出版”字样，像《落角》、《多雪的冬天》、《第三帝国的兴亡》……由于保定离北京很近，许多北京的官员子弟在保定部队的师、团当兵，他们有找来这些书的渠道。于是，在团里形成一个读书圈，常常是新书刚一出版，他们探亲回来就把书带到营房，一本书刚在小圈子里传

阅完毕，另一本书又来了……那是一个疯狂地、贪婪地阅读的时期，因为有了书的源头。

当时，文学书也陆续开禁，那时我已经同县里的书店建立了很“铁”的关系。有时，像《当代英雄》、《高老头》、《我的大学》那样的书，每次书店只来一两本，店员都要给我留下。星期天，我就去买书，回来先不忙着回营房，买点小吃，途中找一处幽静的草坡或大树旁或坐或躺，看书中的那些悠悠往事。风轻轻地在耳边吹，白云悠闲地在天上飘……那种读书的境界实在太美了，在今日嘈杂的闹市里是再也寻觅不到了。

最惊险的一幕是部队在唐山抗震救灾的时候。后期，人救完了，房建完了，每天的日子就有些悠闲，团政治机关的几个干事就去唐山图书馆借书。管理员出于对部队救灾的感激之情，出手非常大方，每次都借给我们一大摞书。如《约翰·克里斯朵夫》、《摩尔弗兰德斯》……当时，我们听说一个“大人物”激赏《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我们问馆员，馆员说没有。我们问在那里清整图书的

北京大学的教师，她们头一歪，嘴向书库一努……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人背着馆员去临时书库找这两本书（门已震坏，锁不上）。正当我们全神贯注于书架上时，忽然听到后面有声音，我们猛回头，是那个馆员，我们都愣在那里……

读书记人

在那个找书读的年代里，最让你难忘的是那些给过你帮助的人。在望都部队的时候，我听说附近几个县里书最多的是定县师范学校的图书馆，星期天，我就去那里找书。一个中年女教师管理图书。那是一个对军人颇为信任的年代。由于许多书被认为是“封资修”的货色，连学生都不能随便进书库，她竟让我进去随便翻阅。篮球场大小的书库里四处蒙尘，据说许多精华本已被“支左”的一个首长掙去。但是，当我拂去书上的灰尘，还是发现了许多好书！我第一次看到《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书也是在那里。我永远忘不了那个至今我都不知道名字的普通教师，她不但允许我翻阅，还同意我借阅，是她在那个灰暗的年代

里，给一个青年人开启了知识之窗。

后来，保定市图书馆开馆了，我又去那里找书。望都距保定几十公里，星期天，我坐上火车去保定，先是每周去阅览室看杂志，也可借些书在那里翻阅。可毕竟一天时间太短，我就和阅览室的一位上年纪的管理员商量能否办个借书证。我不在保定市工作，又是部队的，办证根本没有先例。可那个老馆员或许为我往来奔波读书的劲头所感动，他竟然给我找了一张办证的卡片！我填好了，随他去盖章。这时，我听到别的馆员在斥责他。我站在门外惶恐不安。最后，我听到他说了一句：“我可以担保！”于是，借书证终于办下来了，这可能是保定市图书馆唯一的市区之外的借书证，一切都因为这个善良的老人！

如今，这些事情都过去很多年了，那种毁灭文化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可每当回忆起这些可亲可敬的人，我心里都会涌起感激之情！他们无职无权，人微言轻，可他们最懂得文化的可贵！那是一个耽误人的年代，可又有许多这样的好人在关心人；那是一个毁灭文化的年

代，可文化没有被毁灭。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人物”，像暗夜里的火种，点燃文明之火去战胜愚昧——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战胜之处！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5月13日

宁静的喜峰口

我们乘着渡船在潘家口水库行进的时候，船员指着山峦上的一脉残墙说，那里就是喜峰口。仿佛听到历史沉重的足音，满眼的青山秀水隐去了，我眼前只有这青灰色的砖墙。

正是落日时分，夕阳给长城勾划出金色的轮廓。没有游人，没有碑铭。只有古长城兀自静静地横亘在水库两侧的山岭之上，注视着这一船匆匆过客。山野悄无声息，只有渡轮的突突声在群山之间回荡。所能体味到的，是一种悠远、苍凉的感受。苍穹里，仿佛听到胡笳阵阵和马蹄踏踏……

船停靠在右侧长城脚下，我们踩着碎石、城砖和没膝的荒草向上面的四个敌台俯身而上。这里的敌台还保留着上下两层的完整轮廓，下层是可容十几人住宿的房间，上面是射击和守望的垛口。在房间里，看不到片言只字，无人告诉你何年何月何人在这里为我们的民族守望过；也无人告诉你，这里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岁月悠悠，改换了长城的风貌，只有残破的砖墙、满地的碎石和垛口上的烟痕、墙砖上的弹洞可以诉说，这里曾发生过多少战事！只有城墙顶部梯道

上，千万次足踏刻出的履痕告诉你，古时的将士，在这里付出过多少血汗！

喜峰口是兵与刃、血与火的见证，它的“喜”字也名实相符。据说古有久戍不归者，其父求之，相逢于此，故称这里为喜逢口，至明永乐年间才改为喜峰口。父子历磨难而相聚，此一喜。1933年长城抗战时，华北长城沿线其余各口皆失利，只有赵登禹旅在喜峰口雪夜闯敌营，用大刀砍杀三百多名日军，使日军入侵华北的嚣张气焰顿挫。这一战，也把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激昂旋律唱遍国中，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人民必胜的信念，此二喜。解放战争中，第四野战军一、五、六纵队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立即由喜峰口秘密入关，金戈铁马，横扫残敌，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此三喜。有此三喜，足令喜峰口不朽矣！

如今，和平代替了战争，喜峰口为我们的民族完成了御敌的使命，它不沉湎于昔日的荣耀，为了缓解津、唐缺水之苦和蓄水发电，这里修建了潘家口水库。浩浩的水面将喜峰口长城由两山之间截断。古时能容万人的喜峰口城关来远楼

已沉入碧波之下，一任滦河水在它身上静静地流淌。昔日这里的烽烟令人夜不安枕，现在，清澈的滦水取代狼烟，带给人们的是水的滋润与甘甜。

站在垛口之上，我们感受着八面来风。这里是喜峰口长城的最高点，俯身四望，山野葱茏，草木青青。山洼里还有人家，一农妇见长城上站了我们这些生人，带两个小童出来观望。满眼绿色中，小姑娘身上的红衣在飘动。一只黄狗偎依在孩子身旁，或许是过惯了平静的日子，见了我们这些生人它竟没有一声吠。离小屋不远的水面上，有一只小船横在那里，悄没无声。

我们乘渡船返回。回首望去，远了，喜峰口，宁静的喜峰口。暮霭里，只有灰墙、绿草、红衣、黄狗。这种景象，使人感到宁静也有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尤其是曾经烽烟迭起的古战场的宁静，会使人百感交集，会为祥和气氛重新回到这片土地而兴奋。如果那些死于赵登禹旅乱刀之下的日本人，当年没有践踏这片土地，本来也可以欣赏这满眼秀色的……

此时，唐朝常建的诗在我耳边轰响：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蒋介石故乡溪口印象

2003年秋季,我有机会到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故乡一游。当汽车驶进奉化市的时候,我意识到,那个在图片、书籍中多次提及并记录过的蒋介石故乡就在眼前。奉化和浙江省那些已经略显西方都市风貌的大城市不同,市内的店面玻璃上贴满各种招徕顾客的汉字广告,门前散放着店里出售的各色商品,使你觉得这是一个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城市。

真正体现蒋氏故乡美丽风光的还是蒋介石出生地溪口镇和他发迹以后独享的雪窦山。这里有太多记录往昔蒋家生活的历史遗存:镇上有蒋介石的出生地玉泰盐铺(他的父亲是盐商),他的故居丰镐房,为宋美龄修建的以她故乡名字命名的文昌阁,为蒋经国从苏联返国后适应环境而建的小洋房,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的墓地,蒋介石出资修建并曾自兼校长的武岭中学,雪窦山顶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别墅——妙高台。

穿过一座名为“武岭门”的牌楼就是溪口镇了。缓缓而流的剡溪旁就是那个溪口古镇的漫漫长街。街上有蒋家那些不同的居所。此时镇上的人们早已忘却蒋家那些陈年往事,正在享受今日平静的



生活。路两旁遍布售卖地方风味食品的店铺,出售当地有名、号称味美第一的芋头和在炉中现烤现卖的千层饼。河对岸一座庙宇前,一个剧团正在演唱地方戏剧,咿咿呀呀的唱腔穿过黑压压的人群,在微风中或强或弱地传到我们的耳畔。流了几千年的剡溪水,仍是那样匆匆地瞥一眼小镇,随后便自鸣自唱地奔向远方,它超然物外目中无物,丝毫不理会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社会的风云激荡。遇石泛起的浪花是其他河流已经少见的雪白,显示这里的山野还很洁净。

雪窦山同样俊秀。在水乡遍布的江南突起一座千米山峰本已令人称奇,而此山

又绝不敷衍南来北往的看客! 山寺? 有。这里有以奉化布袋和尚为原型的弥勒佛的道场——雪窦寺。奇石? 有。雪窦山上有妙高峰,妙高峰上有妙高台,此台三面峭壁,下临深渊,形如天柱,故又称“天柱峰”。瀑布? 有。山上有一瀑直泻,山下积水为湖。林木? 有。山上遍布各色树木,有松树,还有数株枫树,满眼的绿色中枫树的红叶显得格外扎眼,红叶散落在小径上,铺陈出别一种宁静。这样秀美并被历代文人吟咏的浙东名山曾被蒋介石独占。在此山顶端面积达 350 平方米的妙高台上,蒋建了一座二层居室作为别墅,门上有一牌匾



1. 缓缓而流的剡溪旁就是那个溪口古镇的漫漫长街……
2. 牌匾“妙高台”三字为蒋介石手书
3. 蒋氏故居丰镐房前，一个扮成蒋介石形象的老人勾起人们对往事的回想……
4. 满眼的绿色中枫树的红叶显得格外扎眼，红叶散落在小径上，铺陈出别一种宁静……
5. 妙高峰上的妙高台

刻有蒋介石自书的“妙高台”三字。

蒋介石于 1949 年离别这风光秀美的故乡就再也没有回来！

1949 年，解放大军剑锋直指江南，4 月 25 日，蒋介石携子蒋经国离开溪口故乡。这一天蒋经国的日记记下了他的离愁别绪：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而。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59 年，章士钊在致台湾友人的信中有这样两句：奉化之庐墓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该勾起蒋氏父子多么深切的思乡之情！

蒋介石从辛亥革命的骁将，蜕变成为英美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屠杀革命党人，放纵国民党贪污腐化，直闹得慌不择路地逃到海上孤岛，故土难归，一任剡溪清流自泻，雪窦枫叶自落而不能回乡省视，的

确是咎由自取。但是，就一个深受民族文化浸润的个人来说，从蒋介石在故乡的生活看，他倒是一个颇有感情之人。

他侍母至孝。蒋的母亲王采玉（1864—1921）是奉化嵊县葛竹村人，年轻守寡没有子嗣。23 岁那年，由其堂兄做媒嫁给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1842—1895）为继室。翌年，农历 9 月 15 日，在溪口镇玉泰盐铺楼上生下蒋介石。蒋介石 9 岁时，其父病故，时年 22 岁的同父异母兄弟蒋介卿吵着分家并占得大部家产。王采玉带着年幼的蒋介石、女儿蒋瑞莲贫困度日。但王采玉是一颇有识见之人，她节衣缩食并千方百计地为蒋介石找寻名师，鼓励他离家到文化昌明之地求学，这才成就了日后的蒋总司令。既是因儒家文化的浸润，也是对母亲教子深恩的感念，母亲在世的时候，蒋介石常常回乡看望，有时甚至耽搁了军务；母亲故去后，他在溪口为母亲修了肃穆庄严的墓地。蒋母墓石上是孙文署名的“蒋母之墓”四字。墓旁有墓庐，蒋介石起名为“慈庵”，表纪念慈母之意。进入大门有石碑，刻有孙中山的《祭蒋母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慰

劳蒋总司令文》；蒋介石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哭母文》。蒋介石时常前去祭扫。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在此养伤居住一百多天。他回乡除了山上的妙高台就是在母亲墓地旁的墓庐居住。

他待子至慈至严。1937年4月，儿子蒋经国携妻子芬娜从苏联回国。为了能让这对过惯国外生活的夫妇感觉舒适，蒋介石让他们住到剡溪旁号称小洋房的西式别墅里；为了使蒋经国尽快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令其研读《通鉴纪事本末》、《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并找人伴读。

他待宋美龄至爱。他在剡溪旁还建有二层别墅乐亭。他与宋美龄结婚后按宋故乡之名将其改称为文昌阁。楼内有一幅照片，是蒋介石正在观看宋美龄在文昌阁作画，还有夫妇二人游玩的照片，同常人夫妻唱和的恩爱景致相仿。当然，蒋对宋的至爱之情是以牺牲前面夫人的婚姻为代价的，但是，由此也可看出，蒋用真情时也是至专！

他待乡亲也是至睦。他生前担任两个社会慈善机构的领导，一是家乡的武岭中学的名誉校长，一是奉化县孤儿院

名誉董事长。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去世前曾遗言：“所遗家产之半自办义务学校，教授乡里子弟之因贫失学者。”1925年，他将溪口原有的三所小学合并为完全小学，以自家丰镐房前进的老当店屋作为校舍。1929年他又筹资20万元，在武山西麓新建校舍，占地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万余平方米，次年落成师生迁入。1932年蒋介石自兼校长，他对该校师生关怀备至，多次组织社会捐赠财物，并给该校选调名师担任校长。

但是，蒋介石所处的时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农民问题，是农民的贫困和对土地的渴望。蒋介石因为所代表的社会阶级的利益，他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想当初，他在浙江同盟会反清斗争中浴血奋斗，后来在广东陈炯明叛乱中又冒着生命危险护卫孙中山，这绝不是逞一时之能投机取巧的行为，因为在此当口，生命都随时可能失去，还有何机可投？那时他是真英雄。由他在家乡的作为和早期革命生涯看，他不可谓不勇，不可谓不慈，不可谓不孝，不可谓不睦。可这样一个符合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人物，却遭到国人的唾弃，盖应了



韩信对项羽的评价之辞：妇人之仁。因为大节处不对，便会满盘皆输。

丢掉了大陆山河，蒋氏父子只得离土别乡，在孤岛上继续他的“慈善”之道，一任故乡水自空流，花自开落，空空辜负了这无边的青山秀水……

参观了蒋介石的故乡溪口，让我感受到的是历史的那份沉重！

夜行街亭

我们乘小旅行车从甘肃天水赴麦积山。时在仲夏，几户人家同往西北观光。

麦积山距天水有45公里，论距离也就同天津市到塘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相似。不过，天津的路段全是高速公路，而天水到麦积山则要走山路。据说，为了较早赶到麦积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途中住一夜，这样可以在麦积山多停留一段时间。

我们在水拜谒过伏羲庙，吃过晚饭，启程时天已擦黑。汽车驶出城内平坦的路面，开始进入城郊，这时，天已大暗。而与暗夜相伴的还有凹凸不平的路面，原来这里正在修路。汽车的灯柱上下颠簸，偶尔会有一两个推着自行车的人在暗夜里忽隐忽现地闪出来，倒是让我们乘车人一惊。车子就在这样上下起伏的路面上跑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前方出现了一条岔道。司机说，这条就是去麦积山的路。汽车左拐，驶上一条土路，可司机又有些疑惑，觉得路同以往跑过的不同。

刚才的柏油路上还有行人，现在这条土路上则只有我们的车在暗夜里行驶。虽是沙石路，路面倒显得平坦，只是让人

真切地感到夜行的寂寞，还有对是否会走错路的担忧。路两旁全是山岭，也没有人家，车灯的光影在黑森森的林杪上下跳跃。这时，我们乘车人已经失去时间的概念，四野空空荡荡，如果不是这辆汽车还让人感受到现代文明，我们仿佛回到远古的蛮荒时代。

汽车走了一段路，司机确认路没错，随之又告诉我们，前面就是三国时打了一场大战的街亭！这是给我们全车人最大的震撼。我们原以为这暗夜行路不过是旅行观光必须付出的时间代价，想不到这条路上会有奇遇。此外，过去读三国只不过是看故事，倒没有认真地研究地理，一直以为街亭在四川某一个荒山野岭之中，想不到竟在这天水境内。

汽车仍是在莽苍苍林木环绕着的山路上行驶，车灯仍是用光柱不断地向暗夜探询着，路上仍是空无一人。可这时，我们的心情不再平静。

那时，马谡奉诸葛亮孔明之命，率二万五千人守卫街亭，马谡将营寨设在山岭之上，原意为仿韩信，设阵于绝地而后胜，谁想，山下曹军断绝山上取水之道，蜀军缺水不战自乱，马谡痛失街亭，一员

蜀国的谋士竟命丧诸葛亮之手。此后诸葛亮孔明在曹军大兵压境之际只能靠空城计脱险！

观马谡之所为，他虽然不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却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高参。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采用马谡针对南人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攻心策略；针对蜀国“兵马疲敝”，民怨沸腾，马谡提出了“只宜存恤，不宜远征”的休养策略；蜀国北伐前夕，靠马谡的计谋，诸葛亮成功地离间魏国曹睿、司马懿君臣，为北伐奠定了胜利基础。因此，诸葛亮曾评价马谡为“匡世奇才”。此街亭兵败，真不知是马谡之过，还是诸葛孔明用人不当之过！

此时，车窗外山风鼓荡，或许是哪个车窗没有关紧，风声唿哨，竟似万人凄厉。莫非是那街亭落败屈死于山野中的冤魂在向我们泣诉？

气氛有些太沉闷，我们对司机说，放一段乐曲吧。司机翻检出一个光盘放进播放器里，一会儿，一首优美的旋律在暗夜中响起来，是班得瑞的《寂静山林》。当悠扬的恍若空谷回音的曲调在小小

的空间里鸣响的时候，乐曲开头阵阵鸟鸣和结尾响起的一阵阵水声，仿佛清泉流过我们的心头。听着这美妙的天籁之音，我们仿佛从古时回到现代。想想真是有趣，在这莽莽山野，联系历史与现代的竟只是这样一段乐曲！

古代的战乱和悲伤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生于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地珍惜今日的平静生活。但是，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仍需今日的我们牢记！

终于，路两旁开始出现房舍，农舍中昏暗的灯光也开始一一闪现。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小镇，车行过一个窄窄的街道，穿过一座窄桥，来到我们住宿的旅馆。这里就是今日的街亭。



麦积山印象

人们到任何风景名胜处观览，心情最不平静的是接近景点的那一刻，因为立时就要有一幅图片将永远印到你的心版上，这幅图片可能完全地颠覆你原来对这一景点的想象：或者更恢弘，或者更不屑。

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是能将一幅恢弘图景印在你心版上的地方！

我们乘坐的汽车刚绕过麦积山景区的一道山梁，司机就用手向前面一指，瞧，那里就是麦积山。

我向他所指方向看去，在莽莽苍苍的林木覆盖的山岭之间，有一小山独立，与

旁边的山丘不同的是，山顶被一片云雾所笼罩，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这名山的气象的确是与众不同！

汽车驶入山前停下，此时，麦积山真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停车的地方是一片开阔的广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打麦场。而麦场的边缘就是如同麦垛一样孤零零的一座麦积山。古人称麦积山“状如农家积麦之垛”的确是惟妙惟肖。山边浑圆且直上直下，其形如麦垛；山的四周黄土裸露，其色如麦垛；山顶披盖一层如同麦穗般枯黄的草木，其状如麦垛。

据资料介绍，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在中国佛教史、雕塑史、绘画史、建筑史等诸多史学领域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石窟现存大小洞窟

194个，保存了北魏以来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各

类雕塑7800余尊，壁画1000余平方米。尤以北周时期的雕塑数量居全国之冠。由于历代雕塑技法高超，被中外专家誉为“东方雕塑博物馆”。

还是据史料介绍，麦积山造像始于建都长安的后秦（公元384—417年）。宋《方輿胜览》称：“麦积山，后秦姚兴凿山而修，千崖万像，转崖为阁，乃秦州（周时此地称秦州）胜景”；麦积山兴盛缘于约公元420年来此修行传播佛法的高僧玄高，当时随其修行的僧众有百人之多，这使得麦积山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兴盛之地；麦积山扬名则与南北朝著名文学家庾信大有关联。公元563年庾信作《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龕铭并序》，此文刻于麦积山石窟，随之传世，使麦积山声名远播。现《庾子山集》收此全文。

我曾经造访过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也拜谒过塔尔寺，依我的观感，麦积山